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九十

宋 蘇軾 撰

行狀二首

司馬温公行狀

曽祖政贈太子太保曽祖母薛氏贈温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温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母聶氏贈温國太夫人公諱

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没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凛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饑渇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
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
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
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
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
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
講遷本寺丞故相龎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
奇之及是為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大常禮

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
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
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
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
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
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龎籍為鄜州徙
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為盡力時趙元昊
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

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
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
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
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
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
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
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
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

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

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

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公以

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

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

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

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

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
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
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
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
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
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
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
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

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
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
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
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
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
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
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指級於用
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

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常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宫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别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

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祐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後元帝

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
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
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
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
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
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
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
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

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寳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内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頼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

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間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

行及即位待縮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使掌
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
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
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
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
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
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救吏以

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詾詾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

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内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

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内臣至閤門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

重令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候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

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歳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
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
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
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
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
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
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
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

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

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
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
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
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
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
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
葢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
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

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為二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群臣

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顧
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
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
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
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
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
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

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

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

閤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

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
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
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
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
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
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
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

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

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

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

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
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
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
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
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
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
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

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令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

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

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茍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饒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𤒅飯雖内郡不被邊皆修城池

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
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
樓櫓皆不急乾糧麨飯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
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
之詔移之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
是絶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
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
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

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
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
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
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
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官制行改大
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
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

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懃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

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户馬寛保

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
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
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
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
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
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
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
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

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

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
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
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
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官
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
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
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
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

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隷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户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

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决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為

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

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
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
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
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
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
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
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
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

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温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户部侍郎趙瞻入内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

法其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
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
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
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
夫人質田以葬惡衣非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
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
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
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

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録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説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

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

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
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頴邸舊
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
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
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
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
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

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益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録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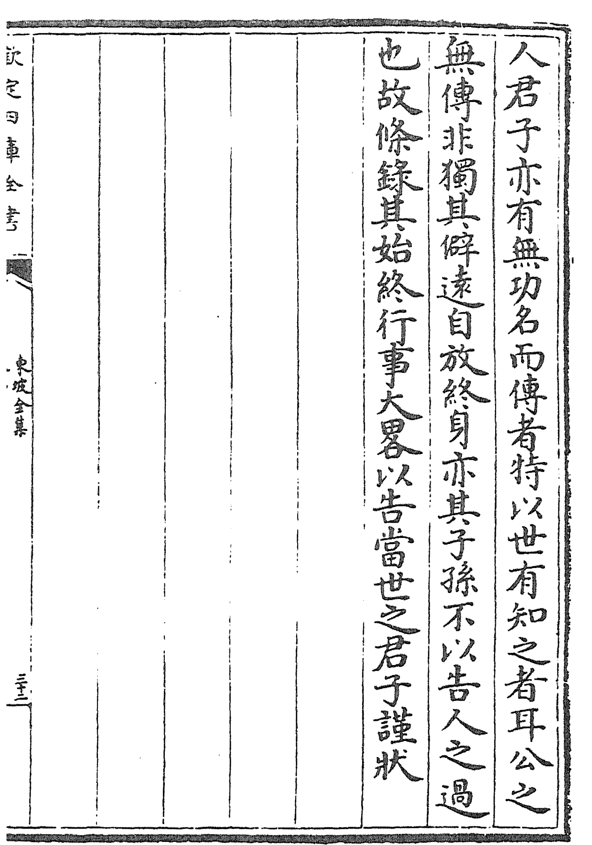
祖諱釿祖諱祐父諱果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為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游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麵為蠟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為至矣子又能不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諸

書畧知其大義即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為已
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亦困厄於饑
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
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
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
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
人亦莫能測也孝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
兵乘城會皇考病没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

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强
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歷中始有詔
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
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為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
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朝授
大理評事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
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
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

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
湞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
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李則軾之先人
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湞嘗為閬州公往視其覞
畫措置良善為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閬人亦喜
之晚好為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
發於詩比没得數千首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
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

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道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為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為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邪既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於世公之精識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於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汩沒老死無聞於時然古之賢



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
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
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東坡全集卷九十

東坡全集卷九十一

宋 蘇軾 撰

祭文四十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葢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無所仰

詆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遺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

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

勑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惸㤯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噭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䘏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禄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

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王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縱横武庫炳
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咮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
一唫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
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絶俗性疎來訪謫居窮山
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絶餾慨然懐歸投棄纓緌潛
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艱凡世所欲有避
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
塘惠然我覯相從半歳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

雪牕餞坐清閑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着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霤歌此奠詩一樽往侑尚饗

祭單君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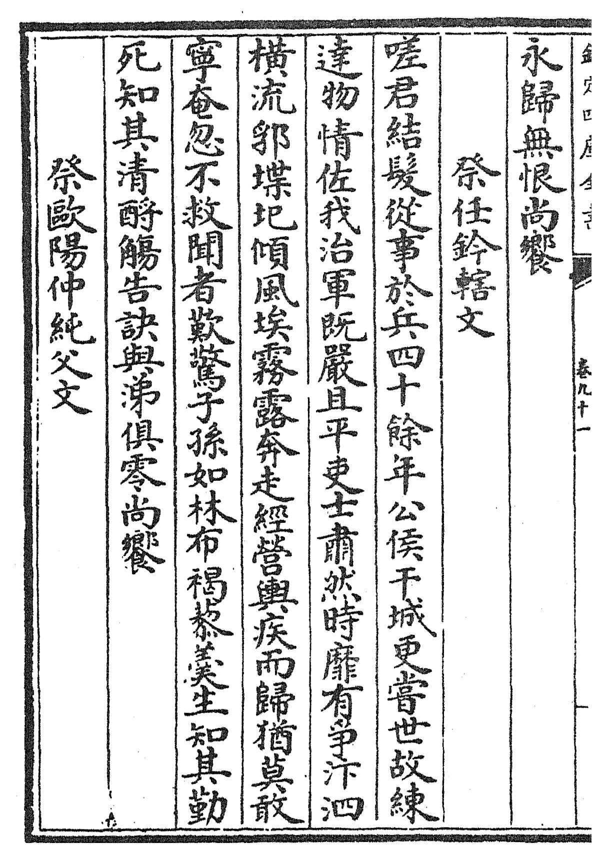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間言內齊於家外敏於官民謂父兄吏莫容姦信於朋友人得其驩博學

工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然君獨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悵莫歸怨侌我孤甥生逢百艱既嬪於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銜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阨窮何陋宦達何妍命也柰何追配牛顏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執中郎中文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

傾葢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鵷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為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騫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究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瞻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



永歸無恨尚饗

祭任鈐轄文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吏膏世故練達物情佐我治軍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横流郛堞圮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輿疾而歸猶莫敢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藜羮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酹觴告訣與涕俱零尚饗

祭歐陽仲純父文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

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凛乎其有似於文忠令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考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弟長老

相慈誨肅雍無間施及娣姒頎然四人厥德罔二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罍篚恩厚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不淑契闊生死歛不拊棺葬不親𨺚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緘詞望哭以致奠醜惟此哀誠一念千里尚饗

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

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塡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吿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寛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

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刁景純墓文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鬢鬚蒼然君之永歸不為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

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徃來斗酒隻雞聊寫我哀尚饗

祭張子野文

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强銳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庬然老成又敏且藝清詩絶俗甚典

而麗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歗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嬖人亡琴廢帳空鶴淚酹觴再拜淚溢雨皆尚饗

祭陳令舉文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

能益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為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

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没既没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師中文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揵為王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致祭於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没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

以降昔惟州民旅哭於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天自屈自信天莫為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於九原尚饗

祭堂兄子正文

弟軾謹以家饌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内行飭修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善慍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懷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擾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

雍謹絜喜見于眉人各有心酸鹹異嗜丹素相訾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不僭富貴壽考搢兄畀誰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遷於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塋相望拱木參差諸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醻勿辭嗚呼哀哉尚饗

黄州再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别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蕢脱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我忝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

麃麃昂然來歸獨立無群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焄君没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寓江濆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君猷文

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

止一人軾以惷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絶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巳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劒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君式文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

亡泣血幾以喪明兒喪復仕哀哉為貧從政於黄急吏緩民食黄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於江濱親舊擯踈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絶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絶塵去黄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没身猗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饗

祭蔡景繁文

嗚呼哀哉子之為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歛以靜順子之事君悃欵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綏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為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聡就餘餕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於黄衆所遠擯惟子之故不我籍轔孰云此來乃拊其襯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

頡發齾亂天哀子窮以是餽賮我困于旅愧莫予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苭執罔羅幽荒掎摭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凋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

伯和父解發疑敔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
日化蹹風糸景安所止戻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
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諜枘歸從文忠與仲純父
孰曰非計而我何為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
下迸泉竄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槩然矧如
天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

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顴携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即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觴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

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
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
尊談仁義輔以詩書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
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於洛四海是儀化及
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
為公亦何為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
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
如農夫既闢既菑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

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洟畫像於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宜甫文

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宜父篤厚寬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己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之非財風雨散之

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不與皆忘令名令德公雖者舊我尚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黄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往謂趙人子孫其昌時其墓檟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爍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奢之以

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東徳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凛然猶舉我觴

祭黄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
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鶱雲騰入為
御史以直自繩身為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
絚姦民惰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
有問莫應君聞不悛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為人所鷹抱
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踈繒妻子脫粟玉食
友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錐刀相仍有斐君
子傳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

魯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昏義均股肱别我而東衣袂僅勝一卧永已吾將安憑壽夭在天雖聖莫增君趙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陵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

世不忘諸子惟追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僥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顔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歛及葬餽奠莫親匪愧于今有靦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尚饗

祭大覺禪師文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之靈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璧

皇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餽奠示別豈免悽然

尚饗

再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潁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兗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齔齓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

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頳人頳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

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尚饗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
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
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
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眞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

妙物凛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没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我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晩聞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廪傾囷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户遅遅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

永巳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惰媮疾不嚬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于巾嗚呼哀哉尚饗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令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淮尚饗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

傾海如稾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
來慟哭不聞髙堂莫空斂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于胸
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没不求天自
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
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為好無窮以我此
心與此一觴達于幽宫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宫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

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
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
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
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
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
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
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莫
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没不待年嗣為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于天我從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顔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

哉尚饗

祭韓忠獻公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我生雖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敝以一言忠以

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峨岷公罔羅之若獲鳳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顏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没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 定州

因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永閟風馭莫追萬國山河尚

憑於坤載四方老穉遽失於母慈欲强名言難形德化

積此九年之澤輔成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朔野華

戎異服涕慕同聲目斷東朝永絕簾帷之望神馳西洛

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徒因僚吏以

致攀號尚饗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近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士盛慶歷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為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禄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

昌尚饗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為聚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脱而無戀超生人天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

嗚呼宫傅之孫十有六人契闊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賔玉立二甥實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于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俯仰一嚬再呻救藥靡及奄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訃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樽

祭柳仲遠文二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胷破肝痛我令妹天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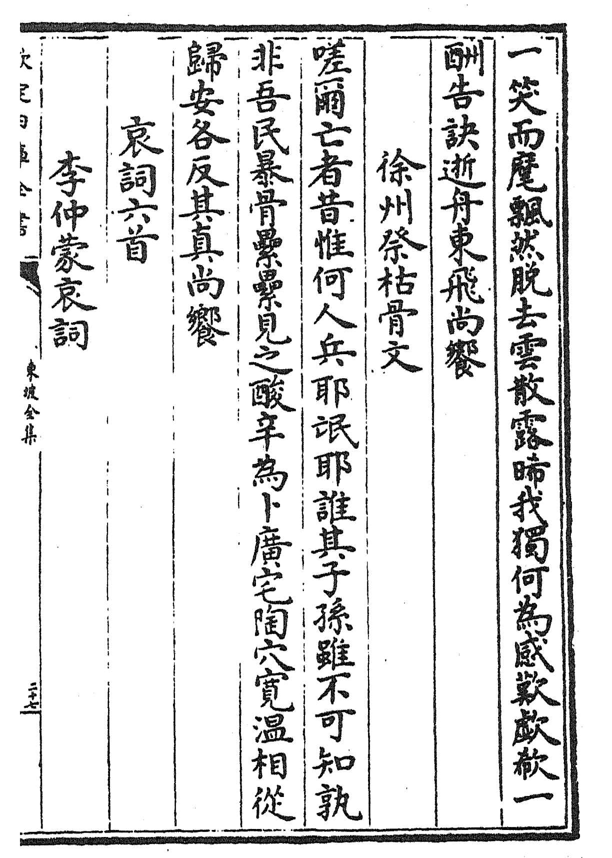
與賢德如名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温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為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于此不如歸閒哀我孤甥孝如顏閔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究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尚饗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憖遺一我歸

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闊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塋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尚饗

祭吳子野文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閻門垂帷兀爾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志人緩已忘其渴饑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



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感歎歔欷一酬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徐州祭枯骨文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民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爲卜廣宅陶穴寬溫相從歸安各反其眞尚饗

哀詞六首

李仲蒙哀詞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爲記室岐王府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賻之既歛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岯山西其孫顗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詞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爲長者君爲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爲姻者無故决去聞者爲之不平君恬不以爲意先君以是

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為亳潤邠三郡職官後為應天府録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為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政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内人自高祖從於緱氏没時年五十辭曰

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内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翺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黄耇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懐先君涕酸辛

兮顧嗟衆人誕失真兮矯矯煢煢自貴珍兮欺世幻俗内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惑者冰解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為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𦡶然而清頎然而瘦亮直多聞兮

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之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答雖不答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覲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含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特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

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并叙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吕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為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為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書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注其

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兮翳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
度兮日遲遲而愈妍耿飛絮之無窮兮爛夭桃之欲然
燕嘵嘵而稚嬌兮鳩穀穀其老怨蝶群飛而相值兮蜂
抱蘂而更讙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究衆族
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摇月
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
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役魂䰟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
緣訪臨卭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

恐茺忽而非真求余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

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嶔欹歷落進趨襜兮達於從政敏而康兮如求與由藝果兼兮魁然丈夫色悍嚴兮奮須抵几走群纖兮聞名見像已癘痁兮敬事友生小心謙兮誨養貧弱語和甜兮剛柔適中畏愛僉兮孤直無依衆枉嫌兮何辜於神壽復殲兮死無餘石突不黔兮孰

為故人孰視怗兮我竄于黃歲將淹兮于後八年夢復覘兮曰吾子釣甘虀鹽兮冬月負薪衣不練兮覺而長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釣守窮潛兮苦心危腸自磨礲兮天不吾欺有速淹兮豈若人子老閭閻兮生歡死忘我言砭兮

王大年哀詞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

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偘偘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為君父戰豈為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為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畧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

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既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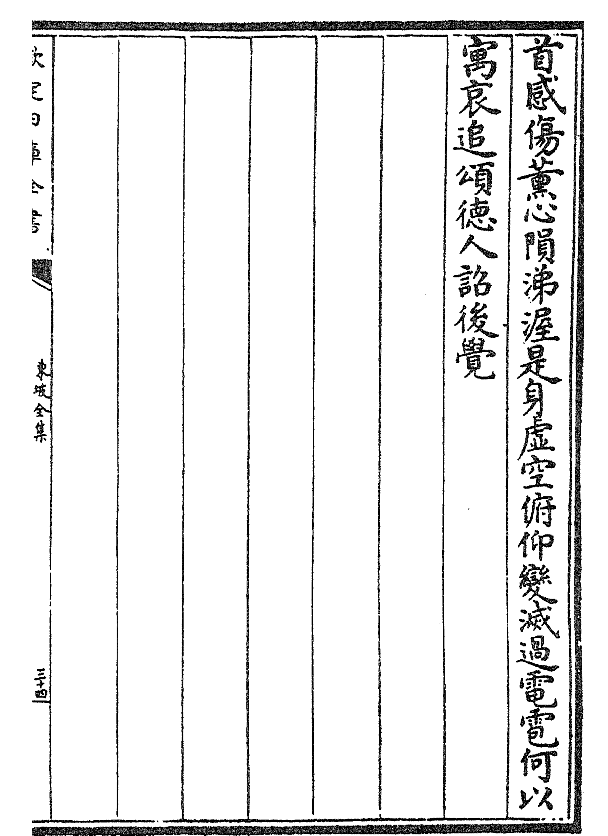
言

鍾子翼哀詞并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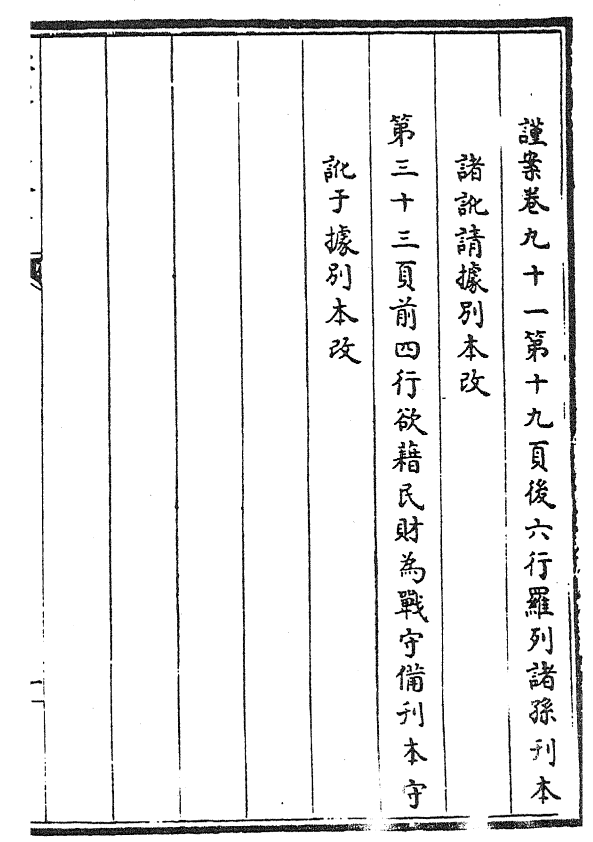
軾年始十二先君宫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争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没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

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揺江西虔守曹觀欲藉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汹嶽
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襲斷而其君子抗志礪節敏
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濯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
老愈彀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剥吾先君子南游萬
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
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釃此獨覽觀江山扣
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朔我來易世
池臺既平墓木幄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


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
寓哀追頌德人詒後覺

東坡全集卷九十一


謹案卷九十一第十九頁後六行羅列諸孫刋本

諸訛請據別本改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欲籍民財為戰守備刋本守

訛于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江軾